



香豌豆花和蝴蝶 威兹切克 摄影

郑邑旧事

郑州居民考

王道清

郑州早在商代建制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。根据商城遗址和有关史料记载，那时的郑州是很小的。“东大街”、“西大街”、“南北”、“顺城街”等，都是老郑州城区旧址的遗迹。如今的姜寨、徐寨、陈寨、高皇寨、路寨、马寨、王湖寨、朱屯、苏屯等都是郑州的远郊（而今都早已成了郑州的“都市村庄”）。

这里并非讲郑州的地理，我是想谈谈郑州居民的居住史。我认为商代古城郑州的土著居民当在古商城的城垣之中，而今天郑州郊区的居民当是明、清的移民。据《明太祖实录》记载：“凡名屯、寨者，皆明初移民”，“以村寨命名的村落为‘移民住区’”。又说，“土著曰庄，迁发曰屯。”据此可知，凡以“屯”、“寨”命名者皆为外来移民。

那么，中原移民（包括郑州）来自哪里呢？据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记载，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陕西等地的移民均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——这里是明代移民的集散地。大槐树东北之广济寺曾是明代在那里专设的中央“移民局”。当时为了均衡人口，发展生产，给外迁移民以诸多优惠条件，如发给川资（路费），奖励农具、耕牛，三年内不征赋税等，这些政策都是为了安置移民。

郑州地区的移民来自明、清时代。郑州地处中原，“得中原者得天下”。故中原自古多争战，“逐鹿中原”。加之黄、淮水患，灾荒，疾疫，使中原人口锐减，路断人稀，广袤的大地几十里无人烟。元朝末年，河南更是兵荒、天灾的重点地区。明初土地更加荒芜，人口更加稀少，到处是一片残景。尤其是在明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由于红巾兵变，战争席卷河南。据《明实录》记载，当时河南战后的惨景是：“人肉滚滚，血泡团团。高楼无人住，良田变草原。珠宝路边放，不如砖瓦片。”朱元璋说：“今丧乱之后，中原草莽，人民稀少。”又说，“中原诸州，元季战争，受祸最惨，积骸成丘，居民鲜少。”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十九）又据《河南省志》载：“洪武年间，在河南所辖十府十二州、八十八县中，有十三个州县，户数都有一千零一户之下。”可见当时人口稀少到何种程度！山西与河南邻近，河南地广人稀，山西地狭人众，河南自然是移民的重点地区，洪武二年（1369）首批移民迁往河南。洪武年间有三次大规模的移民到河南中原。洪武至永乐年间又有四次大规模的移民到河南。至于小规模的移民次数就更多了。明亡后，清军入关，多尔衮率八旗清兵横扫中原，形势发展迅猛异常，故“清承明制”，移民自然也是清朝急需。从顺治到康熙（1644—1722）又多次移民至中原。由此看来，郑州的居民，除少数土著，大都是外来移民。土著与移民的区别，从村子的名称即可辨识。土著曰“庄”，移民曰“屯”、“寨”。郑州地区的村名以“屯”、“寨”命名者何其多也！所以，我们可以说，郑州当今之居民（不包括改革开放以来迁入郑州者），多为外来移民。

新书架

《浮沉1》《浮沉2》

张宁

《浮沉1》：
赛思中国的前台乔莉借助总裁秘书这块跳板成功转型为销售后，她一面承受着没有销售经验的压力，一面备受办公室政治的困扰。正苦恼间，一个价值七亿的大单与她不期而遇。在这场没有流血却你死我活的搏杀中，她是一颗悲壮的棋子，又是一名无畏的勇士，她既可能一战成名，也可能沦为阵前的炮灰……

《浮沉2》：
就在乔莉在失望中苦苦挣扎的时候，在七亿大单似乎只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，可望而不可及时，赛思、SK两大外企高层却自有回春之术，令一个死单变得风生水起，好戏连台。可是，这个单子虽赢得巧妙，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SK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七亿大单最后的利益格局又在悄然地发生着转变……

小说以外企职场为背景，通过讲述职场上各色人物际遇的浮浮沉沉、潮起潮落，真实地展现了缤纷的职场风云和商战玄机。无论你是职场新人，还是在职场浮沉多年的老手，都能从这部小说中收获奋起的动力和智慧，找到情感的共鸣！

小说揭开了国企改革和资本运作的大幕，各色人物纷纷登场，各显神通，当七亿大单终于签字画押，一场更激烈、更残酷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

散文

山是水的伟丈夫

王镜宏

“山从人面起，云傍马头生”。这是三峡两岸群山起伏的景象，开门见山，群山相拥，山连山，山倚山，山拥山，山比山，山开赛歌会，如同一群铁骨铮铮的热血男儿赛场竞逐，和温柔的水姑娘对山歌，轻风吹来，大江滔滔，山歌四起，看谁的歌声高亢，引人注目，看谁先声夺人，个性鲜明，夺得姑娘的青睐。

离开白帝城，顺江而下到夔门，大山不仅扯亮了他的大嗓门，还站成排，立成哨兵，兀立于朝阳之下，像一队高大魁伟的骑士脱掉了上衣，露出发达健美的胸肌，刀砍斧削地昂首挺立在大三峡的门口，成了挺枪舞刀、庄严肃穆的门神，令人敬畏，给人一个下马威，令人心惊。夔门两侧的大山更像两列国家的三军仪仗队，接受亿万观众的检阅，山峰上的松柏是它四季不变的军帽，红叶和山花是它鲜明的帽徽和领章，个性突出，锋芒毕露的灌木丛是仪仗队举起的刀枪，松涛是它的口令，波涛是它的脚步，川流不息的轮船向它发出敬礼的长笛，它伟岸的身影进入了无数台摄影摄像机的镜头，定格了大山伟岸的形象。

夔门过后，山势变得平和，蜿蜒起伏，拉开了龙身子，两岸山脊披锦，翠绿覆盖，像无数条中华鲟爬在江边，俯视江面，不时有石缝长树，崖上开花；有的山势突兀，似雄鹰展翅，猛扑扑食；有的如巨大的鹰嘴扑向江中，勾起大鱼吞食；有的如鹁鸪翻身，翅击江面，溅起巨大的浪花和水雾，使江面忽宽忽窄，前方扑朔迷离。

峰回路转，船动水溅，有的山圆如神龟，龟鳖成群，蹒跚前行于沙滩；有的起伏如峰，使江岸忽儿变得圆润平和，像一支宏大交响乐进入慢板和低重音区，令人沉思，侧耳聆听。

对完情歌的山小伙和水姑娘，很快就进入了初恋。山缓缓地向手，把一泓江水捧到手心，让水姑娘静静地依偎在他的怀里，唧唧私语，说起情话，由于过分亲密，山把水的身材挤捏得苗条了，山小伙对水姑娘的百般呵护令所有在平原、丘陵上的山同行为之妒忌。

山不再成为活化石，而是水生物；水不再是山

负担，而是山的精神。水绕山如藤绕树，树拥藤，九曲回肠，柔情似水，水是山的营养液、化妆品。

不知不觉，走完了瞿塘峡山路水路，进入巫峡，最有个性、最有诗情画意的群山巨峰便如雕像一样傲立岸边。山水相依，水乳交融，琴瑟和谐，山与水的爱情迅速达到了高潮，进入热恋，山与水神奇地进行了阴阳融合，雌雄转化。因为江面狭窄礁石阻隔，温柔的水变得泼辣，大家闺秀变成了辣妹子，唱着山歌，奋力向前冲刺，有的溅起水花飞到巫山城化作云彩和雨水，有的冲上山巅雕刻了女性形象——看呀，她攀岩而上踩出清幽的脚印把激情泼向山岭，刻成巨龙昂首，形成著名的登龙峰；她甩下冲刺险峰的汗水，从绿山山凹抛下一挂清泉，形成著名的圣泉峰；她奋力打破石壁刻出了锯齿峰，宛如一个巨大笔架架上巫山；她冲上云端架起神鹰一展展展英姿，遨游九天；她玩累了，坐上冬天的山巅成为著名的神女峰，托腮静思，俯视百舸；春天来临时，她跳过激流斜卧在对岸，成为一个怀孕的睡美人，孕育她和巫山至爱的爱情结晶；休息好了，她起身撑起剪刀为未来的贝贝裁剪衣服，放下剪刀化作剪刀峰；她用梳子蘸着清澈的江水梳头，甩一下瀑布般的长发成了青丝葱茏的翠屏峰；她起身挥挥手，送别丈夫离开家乡去远行，她要打理好丈夫打猎的成果，把野物的肉腌制成腊肉，慢慢食用，她把野物的肝肺腌制在巨大的水缸中，以便作成特产。瞧，大江截流后，那闻名遐迩的牛肝马肺峰就淹没在这浩渺的水下；她把丈夫志在四海、争雄天下的宝物——宝剑和兵书藏起，如今，江面上涨后，兵书宝剑峰就静藏于万顷碧波下。

这就是水姑娘塑造的山汉子，成就了著名的巫山十二峰。

此后，无论进入小三峡，还是西陵峡，山或成壁面，或成油画，或与树木、云彩、鸟声共享山水国画长廊，但其壮观都没有超过巫山十二姐妹峰。

不论怎样沧桑巨变，都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：山是水的伟丈夫，水是山的美娇娘！山水相恋，珠联璧合，海枯石烂不变心，地老天荒长相依，这才是人间最美丽的爱情故事，也因此缔造出天地间最壮观的山水画卷！



夔风关口(速写) 余立新

博古斋

苏三监狱

陈永坤

都只有一扇铁门，第一道朝左开，第二道朝右开，这是明代标准的死囚牢门。

整个牢监总面积为610平方米。围墙很高也很厚，牢房的门窗很小，也很结实，牢房外墙抹成深灰色，呈现出一种阴森恐怖的景象。死牢门顶的墙面还绘上青面獠牙、狰狞可怖的狻猊，形似虎。传说狻猊很有威力，用以监守，所以，古代的监狱门上都立此图像。狻猊又作为牢狱的代称。

明正德年间(1506—1521)，北京名妓苏三在洪洞蒙冤落难，囚于此监的死牢内，因而这座明代牢狱，也称为“苏三监狱”。

闻汉堂记

武士的铠甲

张健堂

这个武士伟岸高大，足足35厘米高，是北朝的武士。北朝的陶器制作与前朝不同，已经不拘泥于大写意的古拙质朴，而走向精致写实。面部刻画如此，衣服服饰尤其注重。

看这武士，头戴兜鍪，两侧护耳，腰间束带，臂上披膊，腿缠甲裙，左手持长长盾牌，右手握兵器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上身胸背处的铠甲，当时称作明光铠，想来与古时的护心镜、今日的防弹背心一样的作用，只是那时是防箭矢如今是防子弹辐射了。

明光铠是金属所制，打磨得光亮无比，穿着它作战，尤其在白日在阳光下，明光铠反射着耀眼光芒闪闪烁烁，整个战场因此威武有声有色。

明光铠是北朝武士的服饰特征，给武士平添了凛然神气，也给人留下宝贵史料。唐代的武士服就只是前边有明光铠，后背不再有了，再后逐渐演变为装饰性的甲冑。

武士的面部刻画也细致精当：怒目圆睁，威风凛凛；嘴角下垂，满脸不屑。多么的傲然不可侵犯。面部残存有白粉，嘴角依稀着红色，明光铠旁剩有色彩，留下想象的空间。若颜色没有剥落或颜色全部复原，不知该有怎样绚烂的视觉效果。



在床的选择上，沈小红很花了些工夫。沈小红感到很满意。没想到，在下楼的自动扶梯上，沈小红却意外地遇到了于莉莉。

于莉莉还是一个人，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、花花绿绿的购物袋。于莉莉仍然戴着黑墨镜，身上穿了黑衣服。黑色的功能原先是为了隐蔽，到了这里，反倒成了突出。于莉莉认识沈小红，远远地叫她，很热情。沈小红看到她也很高兴。只可惜一个沿着自动扶梯上，另一个则顺势而下。很快地相遇，又很快地分开了。沈小红有点懊丧。沈小红恨不得于莉莉停住了，详详细细地问她：

买什么？结婚？真的要结婚了？什么时候？可要吃你喜糖的呀！

沈小红望着于莉莉黑乎乎的背影，心想：于莉莉才是孤单呢！

沈小红突然想起那个“月亮很好”的晚上，她去米园找康远明。走到半道，看见两个挤成一堆的黑影。男的他不认识。女的就是于莉莉。沈小红倒是听人说过，于莉莉一直没结婚，是一个人的。

这样想着，沈小红的心情就好了起来。心情一好，就真的想到了睡袍的事情。沈小红知道，康远明有个怪脾气。康远明和女人睡觉，不喜欢女人把衣服全部脱光。康远明说那样没味道。康远明喜欢女人穿着点什么。比如一条真丝的小碎花睡袍，或者一件毛巾质地的淡蓝色浴衣。

即便是一件半新不旧的白色小汗衫。

康远明说赤膊的女人太一览无余，他喜欢藏着点。这样更刺激。沈小红有时候也会想起以前那个男朋友。那时候，那个男孩子就是一条被病菌感染的胳膊。沈小红知道，必须经过部分截肢，才能保证整个身体的安全。那一次，是沈小红自己狠下心，一刀把那条胳膊斩断的。也疼。疼得钻心。但时间长了就好了，几乎就像从没受过伤一样。

再往后，再往后，她就遇到了康远明。等到遇见康远明以后，沈小红就把自己的小心眼、任性、一些自尊、一些小小的幻想，诸如如此类，全都作了那条被病菌感染的胳膊。为了保住康远明，沈小红愿意把它们斩草除根。

不过，有一件事情是沈小红一直感到有点奇怪的。康远明从来没问过她是不是处

女。那天中午在沈小红家，匆匆忙忙的，又怕有人突然回来，很快就草草了事了。后来又有过几次，大多也是仓促的。但沈小红看得出，对于这件事情，康远明似乎并不特别在意。

康远明倒是有些小动作。他要沈小红脱衣服，沈小红脱了，他又说只要脱一半。他在床上……他在床上也是娴熟的，知根知底的。沈小红知道，真的到了床上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装是装不出来的。

赤膊女人与塑胶巨人
现在小跑堂在天下第九楼当顾问。天下第九楼开业那天倒是红火，来了好多人庆贺。大大小小的花篮摆了有几十只，几乎快要放上大街了。

恍恍惚惚的，小跑堂好像还看到了那个好吃的人，那个被称为美食家的朱自白。还是那样瘦瘦的像根柳条枝儿，穿了套旧西装，规规矩矩地系着一条旧领带，领带塞在西装马甲里。

小跑堂一阵惊诧，刚想启口叫他，他却人在堆里晃了晃，不见了。

彪哥那天穿了件暗红色大团花的长衫，站在天下第九楼门口，向庆贺的客人一一抱拳拱手作揖。

长衫把彪哥衬得气宇轩昂，又隐约有些落寞，与时代有隔似的。

小跑堂刚刚受了朱自白鬼魂的惊吓，心里感到着寒意。在彪哥旁边站了会儿，突然觉得彪哥有种不真实的感觉，挺戏剧化的。五颜六色、扎扎实实的人群里，彪哥的—袭长衫特别扎眼，还有着某种不祥之兆。

小跑堂隐隐约约觉得，这事弄不好彪哥要吃亏。而且还不是小事，闹不好会吃牢。但这个想法小跑堂没对彪哥讲。首先是因为私心，现在小跑堂是天下第九楼的顾问了。顾问是个什么级别，又顾问，还能往里兜里拿钱。小跑堂做梦都做着这个事情。再有，小跑堂倒是康远明说过这回事。

康远明听了，皱了皱眉头。说了句：“你就做好你的顾问吧。”给他这么一讲，小跑堂觉得也对。

小跑堂突然想到了宝贝女儿沈小红。沈小红已经和他说了结婚的事。沈小红显得很高兴，脸上红彤彤的。

“爸爸，你说，婚纱照在哪家拍？台北北罗，真爱，还是另类？”

连载

领导也是人

当我需要说明自己的工作履历时，就会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，上面记录着我专访过的领导者的名字。早先几年升官的多，都长成了总统或总理，在野党领袖成了执政党领袖。不过后来，我的这份名单里也开始出现落马者，人数与日俱增。同事说那是因为总统级别到头了，不再有提拔进步的空间，只能退休下岗。可见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在足够长的时间区域内，上马落马都不奇怪。令我感慨的，只是这些以非正常方式结束政治生涯的领导者们，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浮沉。

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峰会召开期间，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接受了我的采访。平心而论，我挺欣赏这个从英国留学归来的42岁政治家，如果能有“诺贝尔营销奖”，此人应当无愧。他曾放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国内安置40万国民，还曾在水下召开内阁会议，成功地让世界都相信了30年后马尔代夫将消失在海平面以下，从而对这个美丽海岛岛国之若鹫，大大促进了该国的旅游经济。

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，纳希德作为马尔代夫第一位民选总统，是场内最受瞩目的明星，受到媒体前呼后拥的追捧。他显然很清楚如何对个人和国家进行包装，只要策划一起新闻事件，全球几家主要通讯社一转，世界各地的媒体都会报道。

可惜本国老百姓并不买他的账，千般经营，一朝哗变，政体改革和环保举措都没能挽救纳希德脆弱的政治生命。这位昔日的“民主斗士”在最后一刻声称不愿以铁拳治理国家，并自愿辞职。事件发生时，马尔代夫各个岛屿的酒店、交通运转照常，悠然享受假期的游客们丝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曾经两度出任意大利总理的罗马诺·普罗迪(Romano Prodi)，与刚刚下台不久、丑闻缠身的贝卢斯科尼，近20年间在政治经济领域数次交锋，各有胜负。在对他的采访中我了解到，这位55岁才决意投身政坛的经济学家，参加竞选的过程可谓不艰辛。乘坐巴士到意大利各地宣传、拉票，其孤军奋战的困苦，与富可敌国不可掌握媒体话语权的贝卢斯科尼并不同日而语。他说，他只是想为国家和人民寻找一条正确的出路，没想到，却以政治生涯的终结为代价。对我说这话时他流了眼泪。卸任后的普罗迪又恢复了学者身份，穿梭于世界各地讲学，也常到中国来。听说他

在任期间，有一次抽空回家抱了抱自己的孙女，感叹道如果每天是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呀，现在他大概已经如愿了。

和普罗迪一样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任期间，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坚决，中国人对他印象也相当不错，但他在本国民众当中口碑未必那么好。

还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，因为想推行资源暴利税，触碰了矿业巨头的利益，令有钱人很生气，因而被逼官下台，出任外长后不久又辞职了。

对于意大利、德国、澳大利亚这样的议会制国家，从理论上说，只要执政党始终是执政党，党魁就可以一直出任国家元首，没有任期限制。但理论转变为现实并不那么容易。当他进行某种改革，总会得罪一些利益集团，如果这些利益集团在本国政治中具有足够影响力，就会把他的缺点放大，拉其下马。

前IMF总裁卡恩下台，很多人相信这是场由美国一手策划的“坑爹”阴谋。但我认为没有阴谋。“水门事件”距今已很遥远，大概只有好莱坞电影才会以它为蓝本编故事。在今天这样的互联网时代，西方媒体独立公开，社会高度透明，无论奥巴马还是萨科齐，都不可能为了逞一时之快而为长远的政治生涯埋下定时炸弹。玩点阴谋的，敢吗？不！总有一天会见光，政治家很会算这笔账，谁都害怕身败名裂、晚节不保。

人生真是如此一波一波，比如卡恩。一时在G20匹兹堡峰会上摔斤方道，一时在法庭上万般沮丧。释出狱后的卡恩又很快恢复了常态，还应邀到中国来发表过一场演讲，谈论“全球经济新格局”。

我对卡恩的评价是才华横溢，既懂经济又懂政治，是个锐意改革的领导者。他的致命弱点在于好色，永远过不了美人关。甚至有人以为卡恩是一个性瘾患者，和老虎伍兹的症状一样，对女人的痴迷陷入了病态。但是这种病人通常不认为自己有病，反倒将此看做男性能力的证明，似乎玩弄的女人越多，越具有所谓Alpha Male的头衔气质。

欧洲人对“作风问题”较比宽容，政治领袖中不乏公开承认同性恋人身份者，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去世，情人竟与太太站在一起为他送葬。但美国人的态度迥然不同，沉迷女色的政治家不可容忍。

水姻缘

朱文颖 著



朱文颖

小跑堂一阵惊诧，刚想启口叫他，他却人在堆里晃了晃，不见了。

彪哥那天穿了件暗红色大团花的长衫，站在天下第九楼门口，向庆贺的客人一一抱拳拱手作揖。

长衫把彪哥衬得气宇轩昂，又隐约有些落寞，与时代有隔似的。

小跑堂刚刚受了朱自白鬼魂的惊吓，心里感到着寒意。在彪哥旁边站了会儿，突然觉得彪哥有种不真实的感觉，挺戏剧化的。五颜六色、扎扎实实的人群里，彪哥的—袭长衫特别扎眼，还有着某种不祥之兆。

小跑堂隐隐约约觉得，这事弄不好彪哥要吃亏。而且还不是小事，闹不好会吃牢。但这个想法小跑堂没对彪哥讲。首先是因为私心，现在小跑堂是天下第九楼的顾问了。顾问是个什么级别，又顾问，还能往里兜里拿钱。小跑堂做梦都做着这个事情。再有，小跑堂倒是康远明说过这回事。

康远明听了，皱了皱眉头。说了句：“你就做好你的顾问吧。”给他这么一讲，小跑堂觉得也对。

小跑堂突然想到了宝贝女儿沈小红。沈小红已经和他说了结婚的事。沈小红显得很高兴，脸上红彤彤的。

“爸爸，你说，婚纱照在哪家拍？台北北罗，真爱，还是另类？”

小跑堂一阵惊诧，刚想启口叫他，他却人在堆里晃了晃，不见了。

彪哥那天穿了件暗红色大团花的长衫，站在天下第九楼门口，向庆贺的客人一一抱拳拱手作揖。

长衫把彪哥衬得气宇轩昂，又隐约有些落寞，与时代有隔似的。

小跑堂刚刚受了朱自白鬼魂的惊吓，心里感到着寒意。在彪哥旁边站了会儿，突然觉得彪哥有种不真实的感觉，挺戏剧化的。五颜六色、扎扎实实的人群里，彪哥的—袭长衫特别扎眼，还有着某种不祥之兆。

小跑堂隐隐约约觉得，这事弄不好彪哥要吃亏。而且还不是小事，闹不好会吃牢。但这个想法小跑堂没对彪哥讲。首先是因为私心，现在小跑堂是天下第九楼的顾问了。顾问是个什么级别，又顾问，还能往里兜里拿钱。小跑堂做梦都做着这个事情。再有，小跑堂倒是康远明说过这回事。

康远明听了，皱了皱眉头。说了句：“你就做好你的顾问吧。”给他这么一讲，小跑堂觉得也对。

小跑堂突然想到了宝贝女儿沈小红。沈小红已经和他说了结婚的事。沈小红显得很高兴，脸上红彤彤的。

“爸爸，你说，婚纱照在哪家拍？台北北罗，真爱，还是另类？”

小跑堂一阵惊诧，刚想启口叫他，他却人在堆里晃了晃，不见了。

彪哥那天穿了件暗红色大团花的长衫，站在天下第九楼门口，向庆贺的客人一一抱拳拱手作揖。

长衫把彪哥衬得气宇轩昂，又隐约有些落寞，与时代有隔似的。

小跑堂刚刚受了朱自白鬼魂的惊吓，心里感到着寒意。在彪哥旁边站了会儿，突然觉得彪哥有种不真实的感觉，挺戏剧化的。五颜六色、扎扎实实的人群里，彪哥的—袭长衫特别扎眼，还有着某种不祥之兆。

小跑堂隐隐约约觉得，这事弄不好彪哥要吃亏。而且还不是小事，闹不好会吃牢。但这个想法小跑堂没对彪哥讲。首先是因为私心，现在小跑堂是天下第九楼的顾问了。顾问是个什么级别，又顾问，还能往里兜里拿钱。小跑堂做梦都做着这个事情。再有，小跑堂倒是康远明说过这回事。

康远明听了，皱了皱眉头。说了句：“你就做好你的顾问吧。”给他这么一讲，小跑堂觉得也对。

小跑堂突然想到了宝贝女儿沈小红。沈小红已经和他说了结婚的事。沈小红显得很高兴，脸上红彤彤的。

“爸爸，你说，婚纱照在哪家拍？台北北罗，真爱，还是另类？”